

◆ ◆ ◆ ◆ ◆

◆ ◆ ◆ ◆ ◆

明
倭
寇
始
末

谷應泰編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倭變事略（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明倭寇始末

此據學海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明倭寇始末

清 豐潤谷應泰著 蒼編

明代沿海倭亂劇於中葉。然先已不時告警。可鑑也。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元菟樂浪底于徐聞。東筦。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爲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爲軍。仍禁兵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爲兵。瀕海大擾。甯海知縣王士宏曰。吾甯

獲死罪不可諱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孽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槽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甯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嵩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冬十月

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于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

遼東，不謹斥候，海寇入塞，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救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

于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十二月，

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塢、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

等齎寶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寇

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救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塢，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

塢，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

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置炮墩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

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塢上，僱備之。翼日，倭寇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衆，勢銳甚。江令騎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炮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竝進，賊衆大敗。死者橫野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船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砲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飢，我以逸飽待飢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爲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願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甯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瀕海鹽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爲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爲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卽肆殺掠。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疏。至是倭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刎視中否，爲勝負飲酒，積

骸如陵。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甯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晏坐竝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遂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進。百戶劉恩。又自育玉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壖。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詎。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爾二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廣東。七年能未幾復設。蓋以澗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調海上無甯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偽。

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恆不如約。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甯台。自罷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于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贊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竝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道。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紘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甯波台州諸近島。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廩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敕。紘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紘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艘。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甲兵。嚴糾察。數尋。舶盜盜淵。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鑄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

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執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以時通番浙自甯波定海。閩自漳州月巷。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諆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執爲巡視。未幾執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通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控造餘艘。走賊島爲鄉導。躡海濱。鞠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貴之。以昭天地之量。執所論坐。俱關重。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于是御史周亮等劾執注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執擅殺。宜置于理。帝遂奪執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喬等併覈執事。汝禎宗夔勘執聽信奸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尙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執恚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二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尙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船主土豪益自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船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鬪。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與洋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徵狼士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于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既虛已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執事。尹鳳坐賊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爲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勵。欲得其死力。倭寇汪直等結碧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碧。縱火焚之。倭倉皇免。餘艘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閒率衆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麥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甯紹俱懼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壘。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于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雁川沙。逼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浙閒人習選懷。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

國、臨山、鄆衛、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甯、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倭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五月，給事中賀涇奏：「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于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甯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甯。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凡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坏，留兵守之。坏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爲書赴之而去。親介冑臨陣，士無敢不用命者。坏敵衣芒履，與士雜行伍，依草舍，閒嚙繡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坏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恐有失，衣坏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坏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士以死捍坏，坏被傷。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明禦之，死焉。坏求其首，爲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邳、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壁東南，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漂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勞，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宏，指揮張繫、戮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真倭不過十之二三。

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

青徐界者。山東大震。改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荐盧鏜。釋柯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敖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爲偵剩。凡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悉擊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葦粟火藥通往。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余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爲僉都御史。代忬去。而浙復不甯矣。初。忬荐盧鏜爲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爲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荐鏜。乃用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尙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剿倭。以經督總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土所戴服。故用之。敕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夏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鏜禦之。稍卻。次日復戰於孟宗壩。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界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甯諸縣。旣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莫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于吳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洶港。柘林諸處。進

薄嘉定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槍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閒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探海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兼都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甯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甯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緇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露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其賊退之後人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爲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于報君嫌何避于出位敢以三策爲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恐以爲莫如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于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

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嘗爲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旣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爲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死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圯，督保靖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兵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還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慄，猶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怡手俱不受律，連戰敗。甌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頗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志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讎，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

參相盧鏗督狼士兵水陸攻之。大敗賊于石塘灣。賊北走平望。命大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盡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甯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李天龍。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僉都御史。代天龍巡撫。而以周珣代經。未幾復罷珣。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爲總督。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衆。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澣墅關。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木楨而南。轉掠吳縣橫鎮。蔓延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甯海關。絕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甯紹。扼繫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爲殿最。沿海沙氏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川沙窪倭賊犯閘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常熟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錢錚。及居鄉參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擘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陣者望之。嘆攀援者上。又絕絕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謀。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江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遣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坏以功進副使。坏復擊賊馬跡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燄之。盡死。既